



印影

文淵閣四庫全書

第八二三冊

北京出版社
北京出版集團公司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 (清) 紀昀等編纂. —影印
本.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12.4

ISBN 978-7-200-09184-7

I. ①影… II. ①紀… III. ①四庫全書 IV.

①Z121.5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 (2012) 第 059042 號

策 劃: 方應權

責任編輯: 楊良志 蔡紫昭

責任印製: 宋 超

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清) 紀昀等編纂

北京出版集團公司

北京出版社

北京北三環中路六號

郵政編碼: 100120

北京出版集團公司總發行

北京鴻博儒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北京中獻拓方科技發展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十六開 七八七毫米×一〇九二毫米

印張: 七五〇〇〇 印張

二〇一二年四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定價: 陸拾萬圓整

ISBN 978-7-200-09184-7



9 787200 091847 >

本冊目次

御定佩文齋書畫譜(五)

祕 殿

珠 林

清 孫岳頤等奉敕撰……一

張 照
梁詩正等奉敕撰……四四三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書畫譜卷八十八

子部

第八十八卷

書辨證上

夏禹岣嵝山碑

穆王壇山刻石

石鼓文

比干墓字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書畫譜
卷八十八目錄

孔子季札墓十字

嶧山刻石

之罘山刻石

漢石經

孫叔敖碑

周府君碑

大饗碑

公卿上尊號奏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中書臣王慶長

謄錄監生臣朱紱

詳校官中書臣孫衡
助教臣常循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佩文齋書畫譜目錄

受禪表

鍾繇賀捷表

鷗雀賦

王羲之蘭亭序

智永臨本

陸臨蘭亭

唐人模本

定武本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高畫譜
卷八十八目錄

玉枕本

淳化本

褚蘭

三米本

都下木本成都本

寶月本

悅生堂本

大業石本

復州本

豫章本

江州本

鄱陽本

處州本

石氏本

不知處本

淡墨本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高畫譜
卷八十八目錄

劉無言本

永嘉本

北京本

金陵清涼本

考蘭亭

蘭亭集刻

永樂內府本

周邸蘭亭

東陽本

穎上本

黃庭經

黃庭內景經

東方朔畫贊

遺教經

十七帖

狸骨帖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書畫譜
卷八十八 目錄

四

理頭眩方

筆陣圖

右軍雜蹟

唐碧落碑

唐石經

蜀石經

宋石經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佩文齋書畫譜卷八十八

書辨證上

夏

夏禹岣嶁山碑

夏禹導水通瀆刻石書名山之高

徐靈期
衡山記

衡山實無此碑韓詩所紀蓋當時傳聞之誤故其卒章

自為疑詞以見微意劉禹錫寄呂衡州溫亦云嘗聞祝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書畫譜
卷八十八

一

融峰上有神禹銘古石琅玕姿秘文螭虎形蓋亦得於
傳聞也

朱熹韓文考異

古今文士稱述禹碑者不一然劉禹錫蓋徒聞其名矣
未至其地也韓退之至其地矣未見其碑也崔融所云
則似近之蓋所謂螺書區刻非目覩之不能道耳宋朱
晦翁張南軒游南嶽尋訪不獲其後晦翁作韓文考異
遂謂退之詩為傳聞之誤蓋以耳目所限為斷也王象
之輿地紀勝云禹碑在岣嶁峰又傳在衡山縣雲密峰

昔樵人曾見之自後無有見者宋嘉定中蜀士因樵夫引至其所以紙打其碑七十二字刻于夔門觀中後俱亡近張季文僉憲自長沙得之云是宋嘉定中何致子一模刻于嶽麓書院者斯文顯晦信有神物護持哉禹碑凡七十七字輿地紀勝云七十二字誤也

丹鉛總錄

自韓以前未見此碑何子一始得之祝融峰下手摹

以後及衡山令搜訪已迷其處字奇而不合法語奇而不中倫韻奇而不古可斷其偽

金石文
字記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書畫譜
卷八十八

二

禹碑七十七字在衡嶽雲峰楊用修得之張僉憲云宋

嘉定中何致子一游南岳脫其文刻于岳麓書院用修

又刻于滇中安寧州近世楊時喬又刻于棲霞山天開

巖予所收二本其一稍泐跋數十字尤不可辨隱隱有

何致字當是子一舊本其一則楊時喬刻也用修謂韓

愈劉禹錫朱熹張栻諸人求之不得而已得之以為奇

而王元美復疑之謂銘詞未諳聖經類汲冢穆天子語

何也用修金石古文并楊時喬皆注隸釋互有不同元

美亦有二本釋亦不同時喬本出在元美後元美所得宣即何子一楊用修二刻邪何其牴牾同也但其文所謂龍畫螺書鸞漂鳳泊雖經摩刻猶可想見古人惜不

得衡岳石上蹟耳

石星
鵝華

周

穆王壇山刻石

吉曰癸巳四字世傳周穆王書按穆王時所用皆古文

科斗書此字筆畫反類小篆文

金石
錄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書畫譜
卷八十八

三

吉曰字與周淮父卣伯硕父鼎齊侯鑄鐘諸款識合字形多類石鼓明誠已信石鼓為周人書不當于此而疑

之

宋濂
集

石鼓文

石鼓文在天興縣南二十里許石形如鼓其數有十蓋

紀周宣王畋獵之事其文即史籀之迹唐貞觀中吏部

侍郎蘇勗紀其事云虞褚歐陽共稱古妙雖歲久謬闕

然遺跡尚有可觀而歷代紀地理志者不存紀錄尤可

歎惜元和郡縣志

石鼓文謂之周宣王獮碣共有十鼓其文則史籀大篆也年代斯遠字多訛闕舊存岐山石鼓今移置鳳翔府夫子廟周趙古今法書苑

古之石刻存于今者惟石鼓也本露處于野司馬池侍制知鳳翔日輦置於府學之門廡下外以木櫺護之集游雜錄

國朝崇寧中蔡京作辟雍取十鼓置講堂後予嘗見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書畫譜卷八十八

四

之辟雍廢徙置禁中資古編志錄

石鼓文舊在岐陽孔子廟大觀中自鳳翔遷入辟雍後入保和殿諸道石刻錄

宋大觀中徙開封靖康末金人取之以歸于燕聖朝

皇慶癸丑始置大成至聖文宣王廟門之左右石鼓石音訓

大都國子監文廟石鼓十枚據傳聞徽宗時自京兆移置汴梁貴重之以黃金實其字金人得汴梁奇玩

悉輦至燕京移者初不知此鼓為何物但見其以金塗字必貴物也亦在北徙之列置之王宣撫家後為大興府學大德之末集為大都教授得此鼓於泥土草萊之中後助教成均言於時宰得兵部差大車十乘載之於今國子學大成門內左右壁下各五枚為埠壇以承之又為疏櫺而扃鐍之使可觀而不可近然三十年來摹搨者多字畫比當時已多漫滅者然移來時已不能如薛尚功鐘鼎款文所載者多矣大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書畫譜卷八十八

五

抵石方利而高略似鼓耳不盡如鼓也道因學古錄

石鼓文初不見稱於前世至唐人始盛稱之而韋應物以為文王之鼓至宣王刻詩韓退之直以為宣王之鼓

予所集錄文之古者莫先於此然其可疑者三今世所有漢桓靈時碑往往尚在距今未及千載大書深刻而磨滅者十猶八九此鼓按太史公年表自宣王共和元年至今嘉祐八年實千有九百一十四年鼓文細而刻淺理豈得存其可疑者一也其字古而有法其言與雅

頌同文而詩書所傳之外三代文章真蹟在者唯此而已

然自漢以來博古好奇之士皆略而不道其可疑者

二也隋氏藏書最多其志所錄秦始皇刻石婆羅門外

國書皆有而獨無石鼓遺近錄遠不宜如此其可疑者

三也前世傳記所載古遠奇怪之事類多虛誕而難信

況傳記不載不知韋韓二君何據而為文宣之鼓也隋

唐古今書籍麤備宜當時猶有所見而今不之見邪然

退之好古不妄者予姑取以為信爾至於字畫亦非史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書畫譜
卷八十八

六

籀不能作也

集古錄 前人題跋凡語涉辨證者彼此互見

石鼓文筆法如圭璋特達非後人所能質作山谷

歐陽文忠公謂今世所有漢桓靈時碑距今未及千載

大書深刻而磨滅者十有八九此鼓自宣王時至今實

千有九百餘年鼓文細而刻淺理豈得存以此為疑乎

觀秦以前碑刻如此鼓及詛楚文泰山秦篆皆龜石如

今世以為確臼者石性既堅頑難壞又不堪他用故能

存至今況此文字畫奇古決非周以後所能到文忠公

亦以為非史籀不能作此論是也

金石錄

周宣王石鼓歐陽文忠公以為有可疑者三惟唐以來

韋應物韓退之嘗盛稱贊予謂不特二公老杜固嘗有

李潮八分小篆歌云陳倉石鼓久已訛況蘇易載記亦

言石鼓文謂之獵碣共十鼓其文則史籀大篆則知石

鼓稱為周宣王所創者在昔不止三公也

能改齋漫錄

石鼓文唐張彥遠法書錄載處士張懷瓘書斷叙籀

文周太史史籀作其迹有石鼓文存焉又古蹟記云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書畫譜
卷八十八

七

史籀石鼓文不知徐浩何據也韋左司應物歌云周

宣大獵岐之陽刻石表功煌煌石如鼓形數止十

風雨缺剥苔蘚澀飛喘委蛇相糾錯乃是宣王之臣

史籀作韓退之又從而作歌云周綱凌遲四海沸宣

王憤起揮天戈鐫功勒成告萬世鑿石作鼓築嵯峨

辭嚴意密讀難曉如此至寶存豈多豈亦以浩為證乎

歐陽公云言與雅頌同字古而有法非史籀不能

作言固同矣但篆畫行筆當行於所當行止於所當

止今位置窪澀促長引短務欲取稱如柳帛君庶字
是也意已盡而筆尚行如以可字是也十鼓略相類
姑舉一隅識者當自神悟以器窺惟字參鼓刻惟何
惟鯉之惟則曉然可見矣蓋字畫無三代醇古之氣
吾是以云前輩尚疑繫辭非夫子所作僕於此書直
謂非史籀跡也

籀

歐陽永叔疑此書不見於古唐乃得於韓愈韋應物而

愈謂此為宣王時應物以其本出岐周故為文王鼓論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古畫譜

八

各異出嘗攷于書田獵雖歲行之至于天子大蒐非常
事也宣王蒐于岐山不得無所書此其可疑也傳曰成
有岐陽之蒐杜預謂還歸自奄乃大蒐于岐陽然則此
當岐陽則成王矣呂氏紀曰蒼頡造大篆後世知有
糾斗書則謂篆為籀是大篆又與籀異不得定為史籀

書

廣川書跋

古字可參列者五子之歌即大禹貽後之訓伊尹之三
風十愆又皆成湯之本語也則古語偶同車攻安得便

云宣詩也大篆未必創於史籀古載又有可考舍此二

說則無所執據以名宣鼓矣如予所見則謂此鼓不為

宣鼓而當為成王之鼓也左氏昭四年叔舉言于楚子
曰成有岐陽之蒐杜預曰成王歸自奄大蒐於岐山之

陽即石鼓所莫之地也然則鼓記田漁其殆成王之田

之漁也與宣王固嘗出鎬而東獵矣其地自屬東都故

曰四牡麗麗駕言徂東徂東云者以方言之則自鎬出
洛也岐在豐西三百餘里安得更云徂東也則鼓辭不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古畫譜

九

為車攻之辭亦已明矣何據而云宣王之鼓也

雍錄

三代而上惟勒鼎彝秦人始大其制而用石鼓

通志略

世言石鼓者周宣王之所作前代皆患其文難讀樵今
所得除漫滅之外字字可曉十篇皆是秦篆秦篆本乎
籀籀本乎古文石鼓間用古文以篆書之所本也秦人

雖創小篆實因古人籀書加減之其不得加減者用舊
文也秦自惠文稱王始皇稱帝今其文有曰嗣王有曰
天子天子可為帝亦可謂王故知此則惠文之後始皇

之前所作也

鄭樵石鼓序

石鼓文考三卷鄭樵撰其說以為石鼓出於秦其文

有與秦斤秦權合者

書錄解題

石鼓文韋應物以為周宣王臣史籀作韓退之蘇子瞻皆以為然而後或以為後周宇文時所刻則疑之卑之甚矣予按宣王之世去古未遠所用皆科斗籀文今觀說文所載籀文與今石鼓文不同石鼓乃類小篆可疑一也觀孔子篆比干墓及吳季札墓尚是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古文指掌錄卷八十八

十一

科斗則宣王時豈有小篆乎又案南史襄陽人伐古冢得玉鏡竹簡古書江淹以蝌蚪字推之知為宣王時物則宣王時用科斗書可知矣葦豐云岐本周地平王東遷一本作徙以賜秦襄公矣自此岐地屬秦秦人好田獵是詩之作其在獻公之前襄公之後乎

一有其字

字類小篆一句地秦地也字秦字也其為秦物可知一作其為秦詩何此說有理予竊信之書以俟知者

丹鉛錄

溫彦威使三京得偽劉詞臣馬定國文云石鼓非周宣

王時事乃後周太帝獵於岐陽所作也史大統十一年獵於白水遂西狩岐陽

姚氏殘語

石鼓自唐以來無定論莊平馬子卿以字畫考之云是

宇文周時所造作辨萬餘言出入傳記引據甚明

中州集

蘇綽傳云周文帝為相欲革文章浮華之弊因魏帝祭廟羣臣畢至乃命綽為大誥奏行之是後文章皆餘言出入傳記引據甚明其全文今不可見據北史金人馬子卿以字畫考之謂是宇文周所造作辨萬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古文指掌錄卷八十八

十二

依其體而魏文帝十一年十月嘗西狩岐陽其子武帝保定元年十一月丁巳狩於岐陽五年二月行幸岐州由此言之則石鼓文為宇文周所造無疑文既仿書則詩體仿詩亦無疑觀武帝太和元年正月考路寢命羣臣賦詩亦其一證也

筆乘

金人馬定國嘗攷石鼓字畫以為宇文周時所作辨萬言予按元魏景明二年帝躬承弧矢射遠及一百五十步羣臣勒銘射所此北史宣武本紀所載今

世尚有碑刻其詞有云慨岐陽之未訓又有彼岐陽

由此觀之石決非字文周之物也

研北雜志

石鼓文周宣王之獵碣也唐自貞觀以來蘇勗李嗣真張懷瓘竇臮蒙徐浩咸以為史籀筆蹟虞世南歐陽詢褚遂良皆有墨妙之稱杜甫八分小篆歌叙歷代書亦列之蒼頡李斯之間其後韋應物韓愈稱述為尤詳至本朝歐陽修作集古錄始設三疑以韋韓之說為無所考據後人因其疑而增廣之南渡之後有鄭樵者作釋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書畫譜卷八十八

十三

歲戕害所不及至無一字磨滅者顏真卿千祿字刻于大歷九年顯暴於世工人以為衣食業摹拓為多至開成四年纔六十六載而遽以訛闕由是言之年祀多近不足推其存亡無可疑者二疑以謂自漢以來博古之士略而不道三疑以謂隋世藏書最多獨無此刻予謂金石遺文溷於瓦礫歷代湮沒而後世始顯者為多三代彝器或得於近歲其制度精妙有馬融鄭玄所不知者又詛楚文筆蹟高妙世人無復異論而歷秦漢以來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書畫譜卷八十八

十三

數千百年湮沉泉壤近世始出於人間不可謂不稱於前人不錄於隋氏而指為近世偽物也予意此鼓之刻雖載於傳記而經歷亂離散落草莽至唐之初文物稍盛好事者始加采錄乃復顯於世及觀蘇勗叙記尤喜予言之為得也則夫隋世之不錄又無足疑者況唐之文籍視今為甚備而學者不敢為臆說自貞觀以來諸公之說若出一人固不特起於韋韓也而韋應物又以為文王鼓宣王時刻言之如是之詳當時無一人非之宣王為未遠而文細刻淺過於石鼓遠甚由始出於近

傳記必有可考者矣小篆之作本於大篆秦殿二字見於秦器固無害況蚕字從山取山高奉蚕之義著在說

文字體宜然非始於秦也唐初去字文周為甚近事語尚在於長老耳使文帝鐫功勒成以告萬世豈細事哉宜時人共知之況蘇勗之祖邳公綽用事於周文物號令悉出其手豈得其賢子孫乃不知其祖之所作者乎

復齋
碑錄

石鼓至臨川王順伯之說盡矣其駁鄭漁仲以為非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古文譜
卷八十八

古

秦篆然許叔重說文解字本出小篆順伯信石鼓非小篆而取以為據何也俟博古者更攷之

戴表元
制源集

歐陽氏有石鼓三疑終則曰觀其字畫高妙非史籀不

能作眉山蘇氏石鼓詩則曰勤勞至大不矜伐文武未

遠猶忠厚又曰自從周衰更七國竟使秦人有九有登

山刻石頃功烈後者無繼前無偶皆云皇帝巡四國烹

滅強暴救黔首合二公之詞觀之則石鼓為宣王時物

不必多辨矣

古文
苑注

石鼓有說成王時又有說宣王時然其辭有似車攻甫
田詩辭恐是宣王時未可知

朱子詩
傳遺說

鄭夾漈謂石鼓至唐始出於岐陽鄭餘慶取置鳳翔孔

廟而亡其一皇祐四年向傳師求于民間得之十鼓遂

足王順伯謂五代之亂鼓復散失司馬池復輦致府學

其一已亡向傳師搜訪足之二說皆同予近見傳師跋

謂數內第十鼓較之文亦不類訪于閭里果獲一鼓字

雖半缺驗之書體真得其迹遂易而置之其數方備乃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古文譜
卷八十八

古

知第十鼓其先蓋嘗有僞為者至傳師而真鼓始復出

程大昌云古傳鼓有十中失其一皇祐間向傳師得之而十鼓復足秦丞相家本有傳師自跋乃云其第十鼓

最小其文亦不相類尋訪得之形半壞而書體是蓬易去小鼓而寘其所傳之鼓又不如何世好事者恨其不足而輒為一鼓此以補足之也

此皆王鄭之所未及豈其未嘗見向跋

邪鄭復謂大觀中鼓置之辟雍復取入保和殿經靖康

之變未知其遷徙與否王則謂大觀中鼓歸京師詔以

金填其文靖康之末保和珍異北去或傳濟河遇風棄

之中流而存亡未知後王子充題此謂金人入汴剔取

其金而棄去之至元乃輦至京師置於國學廟門之下
予按胡世將資古錄云崇寧中蔡京作辟雍取十鼓置
講堂後辟雍廢徙置禁中則置之辟雍者蔡氏而所謂
禁中即保和殿也若王鄭之說未知其遷徙存亡蓋當
是時北方非中國所有而二公又皆南人故云然也及
觀之虞伯生云金人得汴梁鼓亦北徙留王宣撫宅
後為大興府學伯生助教成均言于時宰得置之國學
大成門內則淪入濟河與夫金人棄之之說皆不足信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書畫譜
卷八十八

志

不知二公何從而得此也鼓今在北京國子監即元之
舊地予官禮部時嘗命工搨之字多漫滅較之宋本僅
十之二三而已

金莊
琳琅

石鼓高二尺廣徑一尺有奇其數十其文籀其辭頌天
子之田元大德十一年虞集為大都教授得之泥中始
移國學大成門內言鼓者人人殊謂周宣王之鼓韓愈
張懷瓘實泉也謂文王之鼓至宣王刻詩韋應物也謂
秦氏之丈宋鄭樵也謂宣王而疑之歐陽修也謂宣王

而信之趙明誠也謂成王之鼓程大昌董逌也謂宇文
周作者馬子卿也鼓文剥漫宋治平中存字四百六十
有五元至元中存字三百八十有六據今搨本則甲鼓
字六十一乙鼓字四十七丙鼓字六十五丁鼓字四十
七戊鼓字一十二己鼓字四十一庚鼓字八壬鼓字三
十八癸鼓字六共三百二十五字存惟辛鼓字無存者
帝京景
物略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書畫譜
卷八十八

志

殷比干墓四字水經云朝歌縣牧野比干冢前有石銘
隸云殷大夫比干之墓今只四字復不完石公弼跋云
殷比干墓四字在今衛州比干墓上世傳孔子書然隸
始于秦非孔子書必矣字畫勁古當是漢人書

漢隸
字源

比干墓在衛輝府汲縣西北十五里舊府志云墓前有
殷比干墓四字石斷字缺世以為孔子書見舊搨本體
勢與周穆王吉日癸巳類雖非先聖所書諒為古筆無
疑秦觀以為唐人書丹鉛續論以陶潛為贊曰夫子戾

止爰詔作銘似又不是而實夫子者也但陶集未見其贊其先聖所篆比干墓銅盤銘開元中固已為耕者所得薛尚功鐘鼎款識言唐開元中偃師縣上人耕地得此盤篆文甚奇古釋文云左林右泉後問前道萬世之藏茲馬是寶張邵墓墨莊漫錄又云政和間求三代丙真題達人于鳳翔府破商比干墓得銅盤徑二尺餘中有款識一十六字金石文字記云此千般人必無葬鳳翔之理此外不聞墓前有何古刻續博物志又云墓前有隸刻商大夫比干之墓七字意此漢以下之刻歟銅盤銘嘯堂集古錄并汝帖所摹刻者迥有不同證以三代款識秦漢碑刻則嘯堂尚

薛尚功鐘鼎款識言唐開元中偃師縣上人耕地得此盤篆文甚奇古釋文云左林右泉後問前道萬世之藏茲馬是寶張邵墓墨莊漫錄又云政和間求三代丙真題達人于鳳翔府破商比干墓得銅盤徑二尺餘中有款識一十六字金石文字記云此千般人必無葬鳳翔之理

古刻續博物志又云墓前有隸刻商大夫比干之墓七字意此漢以下之刻歟銅盤銘嘯堂集古錄并汝帖所摹刻者迥有不同證以三代款識秦漢碑刻則嘯堂尚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高古錄
卷八十八

大

似而舊體亦未可必也若今所傳差識左右字本尤為可笑七修類稿

孔子季札墓十字

延陵季子墓字世傳仲尼書今入淳化官帖中其字如書簡牘不類豐碑石柱上所刻也書亦少異於籀文疑當吳季子時書文宜盡從籀又夫子未嘗至吳其書是非不可攷也唐人刻此十字籀字極大不知一書而傳於世者大小不同何哉

廣川書跋

張燕公謝碑額表云孔篆吳札之墳秦存展季之壠言孔子篆者始見於此

王應麟曰
學紀聞

延陵季子十字碑人謂孔子書其文曰嗚呼有吳延陵

君子之墓按古法帖止云嗚呼有吳君子而已篆法敦

古可信今此碑妄增延陵之墓四字除之字外三字是

漢人方篆不與前六字合又且音君子字作季子漢罷

蜀郡洗郡字半爿正與此碑君字同蓋用此法也以季

字音君字顯見其謬比干墓有漢人篆碑亦有此說洪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高古錄
卷八十八

大

氏隸釋及漢隸字源辨之甚明矣

吾衍學
古編

京口有十字碑世傳為孔子書曰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而季字作蜀予攷篆文皆無之得曾畊元豐中編

潤州類集乃曰君子之墓後湖居士李仲殊題季子廟詩亦曰溪邊君子墓始悟為君字非季字也六一先生謂古以竹簡書今字闊盈尺必非孔子作然古法帖有魯司寇仲尼書僅十有三字內有有吳君子之五字與此碑字畫如一或者後人衍此題墓上要知夫子蓋嘗

為是書爾

劉昌詩蘆
浦華記

此書流傳已久故陶淵明季札贊云夫子戾止爰詔作

銘唐張從申云舊石湮滅玄宗命殷仲容模搨大歷中

肅定重刻於石又有謂李陽冰學嶧山碑得此而後變化者據此數說則真仲尼書也歐陽公疑仲尼未嘗至

吳且其字大非古簡牘所宜又有謂延陵之墓四字後

世妄增即黃長睿董廣川皆以為疑卒未有敢定其真偽者但淳化帖所收字小而鎮江石刻字大不倫不曉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書畫譜
卷八十八

王

何故姑存之以俟博識君子

石墨
鶴華

秦

嶧山刻石

嶧山始皇刻石其文李斯小篆後魏太武登山使人排倒之然而歷代摹拓以為楷則邑人疲於奔命聚薪其下因野火焚之由是殘缺不堪摹寫然猶上官求請行

李登涉人吏轉益勞弊有縣宰取舊文勒於石碑之上

凡成數片置之縣廨須則拓取今間有嶧山碑皆新刻

之碑也

封演聞
見記

秦嶧山碑始皇帝東巡羣臣頌德之詞至二世時李斯

始以刻石今嶧山實無此碑而人家多有傳者各有所

自來此本鄭文寶云是徐鉉所摹寶又言嘗親至嶧山

訪秦碑莫獲遂以鉉所摹刻石於長安

鄭文寶記云徐公晚獲嶧山碑

模本師其筆力自謂得於天人之際太平興國五年登嶧山求訪秦碑邈然無覩今以徐所授模本刊石于長安故都

世多傳之予家集錄別藏李斯所書數十字尚

存以較模本則見真偽之相遠也

今俗傳嶧山碑者史記不載又其字體差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書畫譜
卷八十八

王

大不類泰山存者其本出于徐鉉又有別本云出于夏竦家以今市人所鬻校之無異自唐封演已言其非真杜甫直謂東本傳刻爾皆不足貴也○集古錄

鄒嶧山秦二世刻石以泰山所刻校之字之存者頗多而磨滅尤甚金石刻凡二十九字多於泰山存者嶧山字差小又不類泰山存者刻畫完好附錄於此蓋集錄成書後八年得於青州而附之

同上

之舉山刻石

秦篆遺文纔二十一字

都穆云汝州帖字僅十五字
所藏視汝帖多五字蓋莒公賜